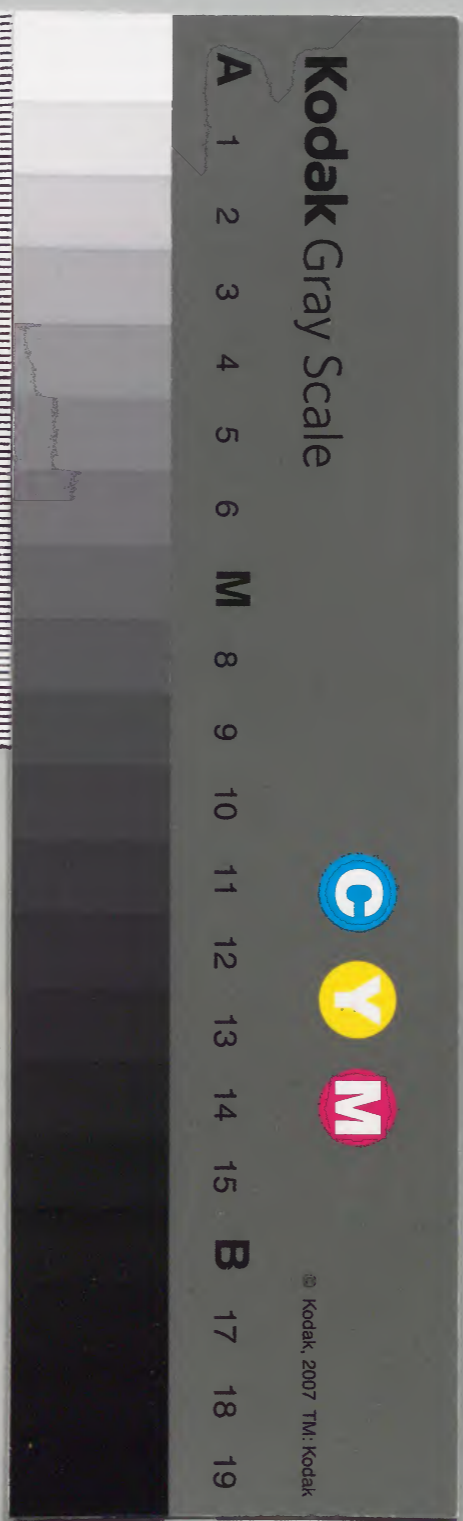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三
七	一	一	三
五	一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五	一	三
冊	架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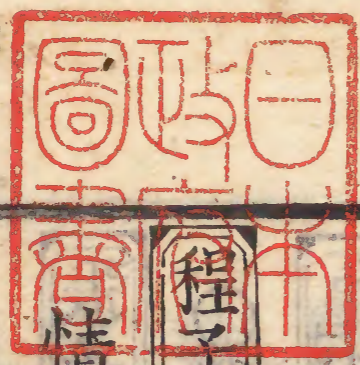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24)
函號	299	33



新刻性理大全第三十三卷

性理五 温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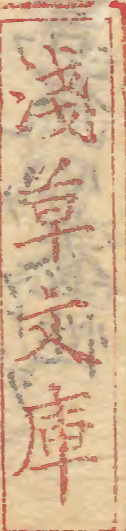
情○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

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哀出於外如

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

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

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



為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
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
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
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

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
心蓋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

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

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

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

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

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

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氣之流行性為

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不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二而一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

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於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

性理大全卷三十三

性理大全卷三十三
性理外論
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
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
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
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
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
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
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

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
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
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是心○問靜是性
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
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
箇心字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
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
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
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

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問性情心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

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不欲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

性理大全卷三十三
性理發論
善○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

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問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

性理大全卷三十三
性理發論

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為
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
動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明道
何得却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
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
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
是性統性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統
心情為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
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
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一程先
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
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
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
也○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
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
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
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
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
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
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峯云**心
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
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

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本抵言性便
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
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本
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
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
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
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

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
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
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
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
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心主宰之謂
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
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
情非僮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
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

心知 穀種

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湛
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
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
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
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
發而為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性情之
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
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具許多

聖人
氣清
而心
正

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
發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生
宰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
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
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
禮是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
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
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

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
心不可以須更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
而獨有此贅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
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
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
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
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問
橫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

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
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
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
耳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
該載敷施發用底○**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
性之邪郭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
槩好○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
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

那裏面此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
菽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邪郭
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性為
體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
有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
亦有不善○心性理沾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
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
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

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
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
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
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
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
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
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
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

孟子所以告子問性孟

子却答他情善言性無有不善所謂

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
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
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
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
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
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
之分可見

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知
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
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
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
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
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
其性之善和源頭必清矣四端
則性也如見影知

形之意○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
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
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
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
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
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
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
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
之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太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

聖賢一舉兼得

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精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為之主也問明道云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

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父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

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慎獨為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

聖人之喜怒於心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十五

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

半矣

已下論定性

補註

將送也迎接也貞吉悔亡憧憧往來咸卦九四爻辭良其肯良卦象

辭俱解見後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者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張子之於道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游泳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又曰一書首尾只是兩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

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

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鄆

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

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

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

下手處童輩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

是下工夫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

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木公所見與理

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揚道夫曰這便是先

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

心紛擾看者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

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

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
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
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
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
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
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
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
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
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

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
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
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
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
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
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
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
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子○問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
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
也是恁地廓然太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
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
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
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太公賢人自有
賢人太公學者自有學者太公又問聖賢太公固
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

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太公是包說
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太
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
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
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
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
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

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木公
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
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
怒是應廓然而木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
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自私則不能以
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所謂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

木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
則不能廓然而木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
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
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定性書所論固是
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
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
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
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木綱只在廓然而木公

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未謂
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
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
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
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斲否
曰是太抵不可可以在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
得隨理順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
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
之是非纔見已是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

天
一
不
天
一
天

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
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人情易發
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
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
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
又怒則愈甚太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
復有一理時却難為只有此理故○問聖人恐無
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
要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

性定而天下動一矣

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在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

聖人大公順應

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太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

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
 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
 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
 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

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
 順應是第一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一苟而已廓然
 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
 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

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

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

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

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

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一段意相反自私便是

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為為應迹

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故反累乎物自

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為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

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

而鑿則不以明覺為自然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
自聖人之喜至為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
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
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
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
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太公朱文公舊說亦
兼太公順應而言蓋以遺忘其怒為太公也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
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

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内出
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
也故曰無内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
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為是而應與感為
非則是以性為有内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
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
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
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内外曷嘗
有一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

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

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太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豁然太公而常梏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斲智以為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

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論情意○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性理論 二二四

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

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

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哀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已下論志○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為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

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

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為碌碌庸輩

顏子以聖人自期

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奇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為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

性理大全卷三十三 生理論 二十七

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曾齊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

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論○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性理大全

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

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曰望見山
便謂之情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
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
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
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

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
于其則而後為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為思之
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

然也稽諸未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
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
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新刻性理大全第三十三終

新刻性理大全第三十四卷

性理六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ヨリ}之別但在天^タ則為天道^ト在地^テ則為地道^ト在人^ニ則為人道^ト○天之自然^ニ謂之天道^ト○天以生^テ為道^ト天命^ハ猶天道也以其用言^ハ也則謂^フ之命^ト○觀生理^ヲ可以知道^ル○繫辭云形而上者謂^フ之道形而下者謂^フ之器又云立天^ノ之道曰陰與陽^ト立地^ノ之道曰柔與剛立人^ノ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下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真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

道可
久可
大

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
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
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
彼亦是美事好而為之不知乃所當為強私之也
○問道無真假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
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為真非者為
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
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

天地
以至
虛為
實
聖人
擇善
自精

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為自然而
未識自然之為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
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
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
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為
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
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
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

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監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慚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内外一體而巳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靜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内外無思慮方得

仁義成德而人道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

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飢衣之禦寒

也身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違違焉為衣食之謀造

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

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

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綿布之溫道之

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明友之間行

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評

詭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

者不知菽粟綿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

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

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且古

且今常在不在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終滅他不得

○為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

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

致一
公乎
之理

人倫之至

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為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

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又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性理通解

得○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
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
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
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問道與理
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
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
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
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

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
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
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
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
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
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
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途轍却只是一箇途轍
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
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性理大全

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

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

冲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為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遠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無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
○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
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看器，有器須看道。
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
道也。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
道，亦不得湏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
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
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
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
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
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
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
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
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
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湏自撰了，惟其撰不
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性理通考
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

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一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性理通考

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
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
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
當總便成無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
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
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
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撥處
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
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前說體

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
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
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
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主處便是用就陽言則
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
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
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
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如此扇子有骨有柄
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揉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
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
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

用

集 歸持國按求鑑韓維之字持國壽人億之
子以父養入仕父歿閉門不仕富弼為河

東幕府史館修撰多所建明元祐初除門下侍郎
既而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謫均州
安置呂子約據宋鑑呂祖儉字子子約婺州人莫
簡六世孫以大夫丞通判台州右正言李述論罷
右相趙汝愚祖儉上書訴汝愚之忠尋有旨赴
韶州安置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

而以循身為本自循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
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
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
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
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
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

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

賢者隨時而循理

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
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
為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
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為中也○凡一飲食一起
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
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
不遍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

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

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
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
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
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
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
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
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措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

陰陽分而五行具

生理大全卷三十四

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
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
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
然察天命之本然如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
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人心之秉彝不可已也○三
木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
東可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
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

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
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百豈有出於此道之外
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
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
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
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
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
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
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

同未嘗云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某在匡
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
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
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
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
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丈伯
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
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
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

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
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
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
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
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
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徃徃朱文公
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
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絕而

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覽集

在匡山時按

在吉安府泰和縣東八十里昔人羅洞海清修不仕嘗居此讀書後唐復拜以官因疾辭歸從游日衆乃築室山下名曰匡山書院宋儒嘗講學於此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

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本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太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刻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

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入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于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

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
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
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
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
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
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
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
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

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為飛
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
曉在上則為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
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
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為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
是實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
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
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

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
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
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
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
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
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
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
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
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

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
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
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太原自
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
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
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
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
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
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

生理大全卷三十四 生理首章用

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
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
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
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
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
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
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
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

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
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
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
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所
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
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一一片矣○道只是當行
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
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會一歇走離得才離得

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為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

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桌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

實學也

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

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頭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三十二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性理道篇
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
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
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
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
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
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有不為桀七父子君臣常
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
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
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
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曾便可見○有德者得天
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
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獾知祭禮亦出於人
情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
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萬
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
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性理道篇
性理道篇
二十一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
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
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
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
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
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
或曰意必固我有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

理上怎處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相似
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
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
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
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
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
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
子之理○問既是下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

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
 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箇理
 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仁者仁則都在仁上言著
 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
 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
 貫通○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
 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
 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了行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

將去爲仁義禮智○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
 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
 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
 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
 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
 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

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

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

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
 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
 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
 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
 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
 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
 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
 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
 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

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
 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
 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
 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
 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
 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
 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
 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
 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文細

揀別其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
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
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
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
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
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非有一毫人為預乎
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
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
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

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
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
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
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
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
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
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
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
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

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

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

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
 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
 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
 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
 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
 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
 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
 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

而末
 與中
 當外
 善子

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
 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
 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
 一便對一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
 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
 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
 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未稍中間只
 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

君子當於異中而求同則

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嘘則為溫吸則為寒耳。○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在義為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為體而義為用理對道言則道為體而理為用。○又問遺書云天

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參
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
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
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
為理處物為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
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
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
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

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
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為我所有者○道與理
大槩只是下件物然折為一字亦須有分別道是
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
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
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
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
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
過此亦無不及些如為君止於仁仁便是為君當

生理大全卷三十一 生理道篇

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
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
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
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
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
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
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曾齋許氏曰便是
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卽理也

有則一特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
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
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
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爲惻
隱爲羞惡內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
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
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
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
皆已徃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性理道篇 三十三

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
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
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
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
廢覽集觀轉蓬便知造車古今韻
會古者觀轉蓬以為車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
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
毋滑壞毋闕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
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

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
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
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
百善從之○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德之成其
可見者行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昭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

生理大全卷三十一曰 生理道篇

性理大全卷三十四

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

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

與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
 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
 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
 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
 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今在已
 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
 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
 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
 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具於事

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
 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
 行事為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
 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為虛位如何曰
 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
 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
 德口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
 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
 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

道一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集覽以必大按宋鑑吳必大興國人指朱文公為偽學遂致仕必大早事張杅呂祖謙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為儒林所重有所記師誨傳世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為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

至德以道為本

者之謂道體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為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已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允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
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
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
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
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
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
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
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

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
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
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
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
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
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一物道是
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所謂天德
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德其道
流行賦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

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真無人爲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

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

賢人兼五之全

不足以言聖○皐陶謨有木德三德之分小大不

同而皆適於用集覽六德三德按書注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

生理大全卷三十四 生理首節

